

著述選



凌
廻
著

勞
生
集

長城出版社發行

勞生集目錄

自序	一
南風	五
燕子去了又來	九
春水，我問你	一
斷章	一四
假使	一六
我回到南方	一八
答辛生	二三
石岩前	二五
相逢	二八

海上的災難	三四
山營	三七
劫後	四一
春潮	四四
戲作	四七
夜懷	四九
江上吟	五〇
生活是一杯苦茶	五七
呻吟之夜	五九
遠別	六四
月光	七〇
遠思	七三

願	七五
河上	七七
迢々的征途	八〇
村前	九一
黃昏	九三
夢	九五
秋思	七九
十年前	九九
秋風海上	一〇三
過山海關	一〇七
小鳥們唱着勝利的歌曲	一〇九
夢像夜一樣長	一一一

教人如何歸去·····	一一三
關外的原野·····	一一五
爐火·····	一一七
塞上之春·····	一二〇
我飛起·····	一二三
驟和馬·····	一二四
短歌·····	一二五
他們和你們·····	一二七
風砂的季節·····	一三一
動亂的夜·····	一三六
偶像·····	一三九
麻醉、流浪、沉淪·····	一四〇

勞生集自序

未明集出版以後，在某種鼓勵之下，使我又打起勇氣，來編這個集子。

詩在我的生命中是一面鏡子，可以照見我自己。

到今天為止，我還不是一個詩人，從未曾下過苦苦吟詠的工夫，不過二十餘年來，我對於詩歌的欣賞慾，是一直延續着，無論雜誌或報紙，凡是一行一行排列的句子，於我都有相當的引誘，好像一朵朵鮮花奇葩的引誘我去欣賞，一曲音樂和諧的音樂引誘我去諦聽，一杯香沁心脾的飲料引誘我去淺斟低酌，凡是書店裏有新的詩集，我總要買來一讀為快，好像非此不足以療我的飢渴，非此不足以慰我的靈魂，但對於研究與學習，却仍然是茫然的，向來就沒有適當的環境與幽暇的時間給我好好地弄過，我也從未曾去模仿那一家那一流的作風，也從未曾去學習那一家那一派的技术，在學習與寫詩方面，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完全自由人。

寫新詩比吟舊詩還要難，新詩不像舊詩那樣有一定的形式——一定的格律——寫

的音調一定的平仄，可學可循。說她有格律吧！她却那樣自由，說她是很自由吧，她却有其相當的限度，而且她的詞類，語言，不像舊詩那樣豐富，用起來常常覺得不夠，貧乏，單調，慣用的詞彙，語言，很容易使一首詩陷於爛腔濫調的新八股，而沒有新鮮的滋味。中國新詩的形式——格律技巧等正在發展的路上，日日在變革，怎樣去寫，怎樣才寫得好，真是一個大問題。目前我們又面臨了戰後的新的進步的時代，我們應該怎樣運用新內容新形式新語言來充實我們的新詩篇，却又是另一個難題。

此集斷章殘句，除最末十幾首外，都是長期的苦難年代被迫的擠出來，或偶然的流出來，是否可以言詩，自己也不敢說，好在土甕瓦缶，還是自家物色，「我手寫我口」，想說什麼，就寫什麼，完全沒有他人「家」「派」的氣味。經過刪改又刪改，揚棄又揚棄，有的長篇節成數首，有的數首拚成一首，有的全首只存殘句，或全首塗去，或全篇焚燬，況又期間既久，一切都變，當年的詩情詩境，既非今日可擬，而今日的筆調手法，又與當年異趣。即勉強推敲提煉，也覺不容易，我編此集的當中，幾次使我擲筆三嘆，不願再編下去，幾乎使我不能自

信我是會寫成一首詩的人，使我失去繼續寫詩的勇氣；然而斬枝伐葉，居然把她繃成，這四十幾首東西，情調是不調和，形貌是不潤飾，好像一棵無花無葉的老樹幹，也許她已經枯朽到不堪雕琢了，現在把她付梓，不過爲自己留下一面鏡子，爲人生的苦海泛起小小的波瀾；並以獻給「中國詩壇」時代一般的寫詩朋友們，其他不敢望了。斯明兄爲未明集及此集設計封面，並在此致謝。

凌廻序於長城日報

南風

南風，

帶來了熱，

吹綠了江邊的柳芽，

親吻了南國的林野，

春，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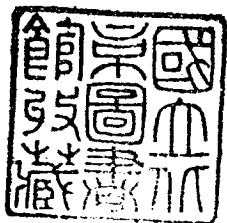
不是往昔的怨別，

非關相思的惆悵，

腥風血雨所帶來的

人世難堪的仇恨，

像暮春的野草一樣，



愈長愈綠，愈綠愈長。

春，去了！

熱，南方，

我愛這些，

猶如愛的我的母親的慈懷，

猶如愛的我的故鄉。

去年，

當我回到南方，

我重溫了可親的熱，

我像受了仁慈的愛撫，

今年，

南方的熱，

來得更早了，
來得更熱了，
我的心潮的溫流，
我的情緒的激盪；
隨着多感的南風，
吹向戰鬥的原野，
那裏，有血的花，
像夏天石榴花那麼紅，
有淚的浪，
像春日山泉的飛漲，
世紀的末日，
土地的新生，

正在繼續的排演，
勇敢，飄忽，緊張。
南風，
吹着我，
吹着大地，
我以奔放的熱情，
希冀的眼光，
看嫩綠的枝條，
看新生的一切，
由年青而健康，
由健康而強壯。

燕子去了又來

桃花謝了又開，

燕子去了又來，

烽火中別去的嶺南明媚的春景，

何日再回！

遠遠的南方的林野，

開着木棉的血紅的花，

正在掩映滿山滿野的炮火，

沒有誰再埋怨那天涯的芳草。

沒有誰來歌詠那春水的綠波。

看遠山，已穿上新綠的戎裝，

春去夏來，

大雷雨，大風砂又要發狂了！

春水，我問你

春水，我問你：

你來自何方？

遼遠的海上的消息，

你可曉得嗎？

我問你：

災難的海上，

抵抗暴風雨而飛翔的海燕，

現在可無恙嗎？

我問你：

恐怖的孤島，

白沙綠樹的海灘，

現在可保持往日的寧靜與安閑嗎？

我問你：

緣陰如夢的椰林，

掛着珍珠的漁網，

現在可自由地對映那海上的波光嗎？

春水！

你是從海外那邊來嗎？

你能帶給我一點孤島上的消息嗎？

摘一片紅葉，

投向春水，

紅葉遂流而飄去

春水爲什麼都無言語！

斷章

一棵寂寞之花，
在那乾枯的荒野生長，
可憐春已深了，
她還羞澀地沒有開放！

一個金橘，
外面橙黃的顏色那麼燦爛，
誰知道肚裏是又酸又苦的不堪。

一個啼血的杜鵑，

常常叫出心坎深處的聲音，
但那是在沒人注意的深林。

一隻勇敢的海燕，
常常迎着暴風雨而飛鳴，
但人們有時却以爲

他是一隻不祥的貓頭鷹。

一匹堅苦的駱駝，

任千萬般播弄，欺凌，

他還是奔赴荒漠遙遠的征程。

假使

騎上一匹白馬，
持起一口喇叭，
一面走，一面吹。

走你想走的道路，
吹你想吹的歌曲，
那多麼輕鬆，超脫、快樂。

教那自由的海洋，
年青的草原，

鄉生的太陽！

都來歌頌你！歌頌你！

你的脚步真偉大！

你的聲音真响亮！

我回到南方

我回到南方，

我來重溫南方的熱，

我來親吻革命母親的胸脯。

像投進一隻棉花的搖籃，

我受着慈祥的慰撫。

南方的熱，更熱了！

壯年人，給風塵，太陽，

鑲上一副紫銅色的面孔。

竹笠代替了呢帽，草帽，

草黃色的戎服，代替了

綺麗的旗袍，西裝，
活潑和勇敢，
吞沒了嬌媚與偶像，
油膩和汗水，
埋葬了脂粉的溫馨，
新造的矮陋的建築物，
遮不了歷次的血洗彈痕，
河堤·路口·山崖，
堆積着劫後的斷磚殘瓦
額頭下，
那一朵獨開的寂寞之花，
死守着殘餘中的青春，

三叉巷口，

抹下一片淡碎的斜暈

幾處虫鳴，幾隻蝙蝠，

啊！又是茫茫沉寂的黃昏！

回到南方，

我一度的迷惘，

我不敢再作田園的舊夢，

但是，追憶老像一塊浮雲，

飛到死寂的荒原，

飛到血淚與烽火交織的故鄉，

我要哭，

我要號陶，

我的心鼓三番四次的震動。

我登高，

我遠眺，

幾年來懷念中的彼方，

依然，狂風捲着黑雲

吞沒了太陽與月亮，

流不盡的江海

湧着人間的不平與耻辱，

傳來一聲聲的猛吼。

啊！沒有香帛，

沒有酒漿，

就這獨立山頭，

我欲遙弔淪劫的親朋，
我又須付出怎樣的熱情，
吐出怎樣的言語，
來存問火坑中的弟兄！
啊！晚風吹來，
黃昏的悽涼，
遠寺已消失了昔日的清鐘！
我回到南方，
我來看那一陣陣浩蕩的怒雲，
我來聽那江海隱隱的長吼。

答 辛 生

黃昏，看白雲悠悠的遠去
心情像一朵白雲，想飛，
可是能飛到千里外的山城去嗎？

夏天，雖然苦熱了，
山城裏，
青青的山，
也還一樣的青青。

誰肯在那孤寂可憐的山城

豎起一面旗子？

誰肯在那窮僻貧苦的荒野，
播下茁壯的種子？

夏天是煩憂的季節，

但你還一樣的年青，

像那青青的山，

山城的悶熱，

也許不致於使人窒息。

石岩之前

雨後，黃昏，

一羣風塵疲勞的旅客，

徘徊於這山地的石岩之旁，

沒有村落，沒有晚餐，

四山漸漸荒茫。

蒼翠的石岩，

滴下簌簌的泉水，

猶如一個慈祥的老人，

淌着無限沉哀的眼淚，

我伸雙手掬取清泉，
淒冷地抹去滿面的征塵。

長滿野蔓的山溝，
响着雨後的流泉淙淙，
我仰望峯頂雲烟忽來忽去，
正像人生逆旅的匆匆！

山地黃昏的濃霧，
已吞蝕了四周的峯影，
在這沒有一點燈火的路旁，
我們來度這荒涼的旅夜去。

夜雨又浙瀝的下起來

在這中途損壞的汽車上

旅人擠做一團，餓着肚。

疲憊，惆悵，黑暗，

使人們都默然無聲，

共守這深山夜雨的寂寞。

風雨聲，虫鳴聲，流泉聲，

完全佔領着這整個的山谷。

相逢

那大風雨要來的日子，
燥熱而活躍的地方，
你和我會心地見面，
在那咖啡廳式的會場。

還依稀記得：

那冷暖不常的空氣，
常要掠過我們粗暴的聲响。
是那饑無窮的連瀨的黑夜，
我們早燃起熊熊的火把，
我們要寂寞的荒原，

去尋求一朵心愛的鮮花。

觀音山頭，

自由的晨光，

照過我們行吟的脚印，

黃埔江邊的小碼頭上，

微星之夜，

你和我，共聽着：

珠江的言語，

大海的吶喊，

秋風帶着蕭疎的涼意；

飄飄拂過我們的胸前，

而我們的心上有一點光。

互相照耀，
有一聲音，
彼此共鳴。
二三年來，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但是，我們那一點光，
沒有幻滅，
那一點聲音，
沒有啞沙。
戰爭的烽火，
早把我們無情地衝散。

長期的流浪，

又使我們無意中相逢。

但是，可惜！今朝！

我又要走，

我不能再在這裏逗留，

請恕我不能在你的歡迎會上。

吐出兩句懇切的言語

朋友！又是各走各的路啊！

你要東去，

我要北走，

朋友！請記取：

明天，鐵蹄下的歌聲，

更要唱得响，
火把更要用力的高舉吧！
去吧！去吧！
東海岸上，
站着你，
站着一座放光的燈塔，
照着海，
照着黑夜來往的船艇，
我們相信、祝福，
光明的母親，
將產生光明的兒子，
我們艱辛的旅程，

是由黑夜而至於黎明的。

海上的災難

海上的風暴，

不分節季的

一次又一次的撲過來，

從此沒有了漁舟的歌聲，

也消失了沙鷗的飛鳴，

苦渡的人們，

懷着一顆熱的心，

冒險爭抗的情緒，

要搶過那邊去，

搶過茫茫的彼岸，

然而，這羣海洋的兒子，

給風暴中的海盜，

整船的燒，

燒死了，

整船的釘着艙，

船慢慢的沉入海底，

人們在海底變成魚。

風暴！海！

海的喉嚨，

嘶破了！嘶破了！

縱然找不到慈航，

望不見燈塔？

苦難中海洋的兒子

還是勇敢的強渡！

強渡啊！

燒不死的，

淹不死的，

無量數求生的力量！

爭抗的情緒，

在風暴的海上，

又繼續的站起，

他們要搶過去！

搶過去！

山 營

山窩裏，
美夢一般的夏夜，
冉冉地走來，
半圓的明月，
爬過山峯，
爬到廣大的草坪，
艸坪上，熱騰騰，
肩膀摩着肩膀，
頭兒攢動像起伏的海波，
眼睛閃爍像璀璨的蠟星，

這裏沒有兒女的歡笑，
這裏沒有爺娘的叮嚀，
來自四方的姊妹弟兄，
結集在這七月的山營，
這裏是個大家庭，
吃在一起，
宿在一起，
大家舉起了拳頭，
大家拿出來良心，
人家歌唱，
大家舞蹈，
祖國的命令！

真理的見證！

血的誓盟！

夜漸漸堅定，

月亮獨舞地的清影，

言語匯成了雷霆，

歌聲叫喊着山巔，

叫喊着松林，

叫喊着溪流，

山嶺在鳴，

松林在鳴；

溪流在鳴；

幾百顆真摯的心，

匯成一個鐵的總流，
共信，共鳴。

熱的夏天！

祖國的七月！

自由的生命！

劫 後

今天，

我來撫摩敵人踐踏過的地方！

灰慘的寒冷天空，

沒有一隻飛鳥，

垂死的，半枯的木條，

伴着烏黑的頽垣斷牆！

焦土的氣味，

撲到行人的鼻息，

幾隻黃狗飢餓地，

在尋覓劫後的殘餘，

重歸家園的鄉老，

一面咕嚕，

一面檢起燒剩的焦木。

「啊！火！

破滅的火！

燒燬每個人的房舍，

燒燬每個人先代的墳墓！」

河水流聲濕浚，

天風吹來寒愴，

我來憑弔僅存的

焦黑的焦黑的地方，
地上的一切都成灰燼了，
只有那堅真的抗戰紀念碑，
還昂然屹立無恙，
朱紅的碑文，
還依舊新鮮，輝煌。

春潮

躍動喲！

奔流喲！

春潮，

自高高的山峰，

以至於無靜的幽谷，

你生命根源的澎湃喲！

躍動喲！

奔流喲！

你有一副青春的情懷，

一腔奔騰的血液，
奔向你自由美滿的國度嚟！

春的原野將長出新芽，
你以你的血液，
去接銀大地的新生吧！

你洶湧的生命的泉源，
是熱情的自由的勇敢的溫統，
而你迎接太陽，迎接光，
投向大海的懷抱吧！

大地的一切要驚醒了，
東風將吹來草原的福音，
你懷着青春的生命與希望，
奔流嚶！奔流嚶！

戲 作

愛，像一隻小鳥，
要從我懷裏飛出去，
要從我心上跳出去，
那我還能說什麼呢？

愛的雙翼，
一邊是忽來忽去的白雲，
一邊是乍起乍伏的海波，
人生不過是這當中的，
一隻遊戲的海鷗啣！

愛，飛去吧！

離我而飛去吧！

像白雲海波一樣飛舞。

我像一隻海鷗，在海上，

獨唱暴風雨的悲曲！

夜 懷

像乳一般溶溶的月色，
照着少女入夢一般的春夜！
月光吻着微笑的河水，
河水唱着迷惑的夜曲。

青春的夢一去不復回！

正如落花流水消逝。

像這樣溫存多感的春夜！

爲誰獨立河干，黯然啜泣！

江上吟

過了一個灘，
又是一個灘，
灘水險急而艱難！
人生的旅程，
是永遠在險灘中苦捱嗎！
江水綠得像少女的眼珠，
我癡立着細數船邊的漣漪，
江水，無語，
載着遠行的旅人，

也載着長長的一聲嘆息！

晨風颯颯吹送江水的清甘，
初生的旭日披下一江晶瑩，
嶺南的春暖是這樣早的，
悄悄來近了！

滔滔的江水，
終日奔向遠方，
遠方喲！
何處是海的故鄉？

曉烟下，那些風竹；

是那樣飄飄然的。

我羨慕那散落的村莊，

坐對着千古悠悠的河流，

像夏夜的夢那樣安詳。

月光垂吻着江水，

江水張了明鏡的笑臉，

我欲駕一葉扁舟，

遊戲，在夜神的愛撫裏，

讓衣上層層征塵，

掬滌一個乾淨。

殘冬的明月，冷冷的，
問你：尙留戀這裏的一切嗎？
寒凍快遠去了，
要來的春天將給人間以溫暖，
然而，又是二年將盡了！

陌生的地方，
那斜陽堤岸，
那燈火街市，
却似會相識的，
可是，追憶中的地方，
又明明在敵人的踐踏下！

江城之夜，
在靜穆的寒光下，
更悽清了！
寒木還敷着疏落的影子，
街道沉迷地入眠了。
猶憶起不景氣的年頭，
在海邊之城，
深夜躑躅的流浪的脚印！
迎接南方的溫暖，
像迎接母親的愛，

笑綉綉的水面，
喜洋洋的太陽；

這愛，這欣悅，是無邊的！

開了滿野的菜花，

黃的，白的，

燦爛的祖國的大地喲！

願一切從地上生長起來！

月下，思往事！

一個人坐在船頭，

潺潺的流水，

愈去愈遠了！

愈遠愈縹渺了！

南風，笑着來了，

可是不像故鄉的南風，

是一個懷春的少女，

那樣溫柔，那樣深情。

岸邊紅葉滿樹，

江中偶然流來一片，

人說：你是相思的象徵，

爲何離開故枝而飄流呢！

生活是一杯苦茶

生活是一杯苦茶，
在每一個清醒的早晨，
在每一個蒼茫的黃昏，
人們都深深的嘗他一杯。

他的味道那麽苦澀，清涼，
苦澀到令你縐着眉頭，咬緊牙根，
清涼到令你週身疲憊而冰冷。
忍耐地飲盡一杯杯的苦茶啊！
也許說苦的東西，

會有回甘的時候，
可是那要等到什麼日子呢！

教往日的記憶投地下深埋，

有一天，春風吹開了地上的花朵，

教痛苦與憎恨沉於大海，

有一天，海上會泛起微笑的清波，

誰能召喚歡欣的時光？

誰能解脫災難的苦磨？

生活的坟墓早長起青草，

人生徒徬徨於死寂的荒野而輓歌！

呻吟之夜

病魔，打擾我，
在深夜裏，打擾我，
我從藍色的夢裏猛起，
半清醒地提起沉重的頭，
背脊欹在溫熱的枕上，
於是，在這病態的昏昏的夜，
我再不能安睡。

我的胸脯石塊一般的
沉重，鬱抑，透不過氣來，

唉！唉！唉！

深夜中只有我這咳嗽的聲音，
伴着黑暗的悲哀，
黑暗像要擒住我，
像病魔一樣的擒住我。

唉！唉！

咳嗽一聲，

我挺起一次胸膛，

胸膛，氣管，簡直要漲破了，

太陽穴也無停的跳盪，

我的眼睛擠出眼淚，

迸出閃電的火星之光。

我拍拍胸膛，

努力把那發炎的悶氣吐出來，

把那作怪的痰塊吐出來，

但這都不可能的，

胸膛仍舊一樣沉重，鬱抑，

唉！唉！

我不能安息，

任憑這無窮的疾苦，

消磨悠悠的長夜！

唉！唉！

我守候着，

睜開眼睛守候着，

像守候一個要來的敵人。

愈是疾苦與黑暗的交戰，

愈是迫切地想念，

安適的黎明的喜訊。

喘着氣，

我守候着，

偶然聽到一些象徵光明的聲音，

我歡喜了，

可是真真呼喚明天的雄鷄，晨鳥，
都還未曾開口，
只我還不斷的唉聲，
叱咤着憂鬱的黑夜。

遠 別

循着電燈疏淡的街巷，
我們以同一的脚步，
走向蒼茫的郊野，
這裏，四圍都無人，
只有你和我。
微透一點光的夜空，
自由的而又含着引誘的甜味，
我們會心地坐下來。
安適而涼爽的河畔；
一棵濃似墨的大樹下，

遠射來的電燈的淒清的光，
僅僅照見你我的面影，
眠禽斷續的發出翅膀的聲音，
露水有時撲向我們身上來，
你坐在一塊方座石頭上，
面向着閃爍微光的河面，
河水在夏夜的擁抱裏，
咽着一陣陣催眠的歌曲。
你說：這久經喪亂的年頭，
這不幸的長年憂勞的人生，
我們還能享有什麼呢？
誰能保證愛情不會遠去！

誰能保證愛情不會老死！

愛你？

你不怕因此而痛苦嗎？

我手支着頭，

仰臥於你的身旁，

夏夜茸茸可愛的草地，

好像有一種香氣從地下噴起，

我歡迎遠天的星星，

星星閃動似在向我們叮嚀。

我說：人生誠然是憂勞的，

痛苦是隨年華而加深，

但我們總要活下去的，

在我們的生活裏，
我們要求一種光，
像星星的照遍大地，
要求一種同情，
有如同情人類不幸的一切，
愛是隨處存在的，
愛是不會老死的，
像那光彩的雲霞，
像那蔚藍的海水，
她雖然來去不定，流動無常，
但那偉大，美妙，常常存在，
你說：是嗎？

夜由輕鬆而漸入深沉了，
像在構成一場鍾情的春夢，
露水滴下淒清的眼淚，
小河唱着惜別的夜曲，
我們倆對視無語，
啊！夜已將闌！
我們已將遠離！
趁這最末的一刹那，
我們盡情的親吻吧！
今夜，只有這多感的今夜，
是完全屬於我們的，
待到明天喲！

明天破曉的時分，
我們都要走了！
又是各走各的道路喇！

月 光

豆油燈熄滅的時候，
我這矮小的房間，
依舊充滿著光輝，
這光輝是悽清的。

萬籟無聲的深夜，
我愛這光輝皎潔而可親，
她佔領我整個的心靈了，
也佔領這整個的夜間了。

你從那玻璃的天窗爬進來，

我的羅帳上，

我的枕邊，

都流着光輝了。

我移近頭，

移近胸脯，

接受你素手的愛撫，

啊！你在吻我！

今夜，好誘惑的夜喲！

好幸運的夜喲！

我完全忘了南方的深秋夜寒，

讓你來慰藉我，親吻我，
我沐於你的淒清的懷裏。

月亮！我感謝你，

在這秋氣蕭森的旅夜！

只有你來探望我了，

你！夜的光明的最大的主宰啊！

遠 思

望遠方，

望遠方喲！

藍的海連着藍的天，

故鄉像一顆放亮的明珠，

迢迢的在海外浮沈。

海！苦難的母親！

我知道：你銀白的浪花。

會永遠吻着流血的孤島喲！

掛着水珠的漁網，

綠蔭下午眠的水牛，

還能安靜地伴着人們嗎？

軟綿綿的沙灘、

像鳳尾紛披的椰林，

還能迎送海風微微的笑嗎？

又是一年的秋天了，

是島上特有的颶風季節啊！

苦難的母親又要怒吼了！

他要吼出一聲遙遠的洪鐘！

願

默坐，

我默默地祈禱，

陰雲從眼底掠過，

狂風向耳邊呼號。

祈禱，

願午夜响動一聲春雷，

願黑暗中，有隻放亮的眼睛。

願失樂園也長此愆情的春草，

願死港也泛起復活的春潮。

願春日的草原吹來一陣和風，
願山谷的春泉自在洶湧。

你一切逆轉的，變態的，
還一個本來的面目。

願流涸了的眼淚不再流，
願殘餘的日子勿再咀嚼着煩憂。

河 上

河水，流着，
盪漾迷惑的燈影，
慢慢的流着，
流着清波，
也流着泥砂，
流着生活的汗血，
也流着生命的渣滓。
慢慢的流着，
河水沒有言語，
從山谷那邊吹來醉人的夜風，

送來夏季河上特有的清涼，
酒的香，肉的香，脂粉的香，
一陣陣傳來又傳去，
那淫蕩的歌喉，
隨着急促的管絃，
間雜着男女的笑語，
在水波與夜風中盪漾，
這樣悶熱的夏夜，誰在憧憬！
當年秦淮河的槳聲燈影！
誘惑的夜漸漸入夢了，
剩有河水潺潺的幽咽，
山峯默默地照耀羣星，

像在黑暗裏閃着無數雙眼睛，

河邊那座筆立的古塔，

像一位道貌岸然的老人，

永遠對着河水，

哼着一聲沉重的嘆息！

迢迢的征途

春光老去，

木棉花初謝了！

綠色走遍無邊的原野，

把土地的創痕遮蓋。

河裏的水，

河邊的沙，

迎受太陽的愛撫，

光和熱，照耀每個人的眼睛，

我們來奔赴萬里迢迢的征途。

破壞後的公路，
不會給獸蹄踐踏，
創痕漸漸模糊了，
路！崎嶇而難行，
滿路上都是行人，
有誰來填平這沿途的窟窿呢？

我們看新起的地方，
虛假的市面繁榮，
熙攘來往的人們，
橫流滿地的物慾，

正給人們以麻醉和誘引。

河邊石築成的長堤，

長堤上那棵大榕樹，

還是依然

對岸幾座古塔，

一抹荒烟！

天氣又陰涼了！

靜靜的河水，

向長空放射着茫的寒光，

聽說河口早已封鎖，

看不見一隻渡艇一張漁網，

只有那浸沉在水中的沙洲，
還舒着一團葱翠的濃綠。

兩岸林木的清影，

倒映在水中，

沒有鳥兒飛，

沒有魚兒躍，

河水愈顯得靜了，

也愈是荒涼了，

我不禁追思歐戰時代的「兩漁夫」！

風雨下的篷船，

一程比一程沉重，
滿江風雨聲，潮聲，
我們的船帶着一帆烟雨前進。

荒廢已久的沿河鐵路，
兩旁長起野竹與蘆葦，
船夫指着一座山說：

粵北之役，

我們的軍隊，

就在那裡迎擊對河來襲的倭鬼。

晚上，船停下了，

風雨還向我們圍襲，
人們爭看那蒼老的山洞，
那是一個給人憑弔的忠烈的遺跡，
幾十個守城的英雄，
碧血忠魂，長埋於此！

城市都換着新裝了，
人們都換着新裝了，
風雨剝蝕不甚堅固的古牆，
給塗上潮濕混濁的黃泥，
失去營養而不健康的軀壳，
給披上多年油膩洗刷未淨的故衣，

昔日之所棄，
今日之所取，
又安知今日之所取，
不爲他日之所棄！

登火車了，
鉄輪輾轆前進，
蒼茫四顧，
熟悉的河山，
熟悉的風物，
還不殊於往昔，
然而，幾年征塵，

只有人，江湖老去了！

回想正這個家家流水的小城，

我何度過旅夜，孤館秋燈，

枕邊，風聲雨聲江聲，

苦憶悲思，獨守天明！

回憶在這一線鐵道上，

一個人爲公差而奔走，

曾捱過多少寂寞冬夜，

車廂外無邊黑暗，

寒威陣陣襲來，

風霜無停呼號，
於是，我的思想自由遊戲，
上至天，下至海，
風濤雲月、都入我的懷抱。

漸漸走入山地了，
大家担心道路的崎嶇，
我們每天爬過高的山，
螺旋的曲路，
抵達幽靜的山村休息，
幾家燈火，烟瘴迷糊。

西南山地的暮春，

天氣十分涼爽，

晨風柔和地吹來，

故人忘懷旅程的疲苦，

路旁的楊柳，俯垂柔絲，

迎送行人依依地披拂。

峰巒裏，野店山村，

我們走得疲倦的時候，

喝一盃清茶，

與土人間談幾句風土，

曠滴，清雅。

山地上，陣陣銅鈴聲，
那窸悠古，遙遠，
馬羣的長征，
辛勞的旅程。

每個晚上我們有一個休息，
每個明天我們有一段新的旅程，
我們走向更遠的地方，
一天又一天。

村 前

村前，

靜靜的小河，

靜靜的流着，

那自動的水車，

整日懶洋洋的旋下旋上，

發出咿咿哀哀的聲音。

早晨的濃霧，

老是白濛濛乳一般的，

那幾座秋山，

也是那樣白濛濛的，
我沿着小河踽踽散步，
太陽從霧後慢慢的爬起。

一條鐵路，
像長蛇般繞過村邊，
車聲隆隆向那邊溜過，
那邊像有無窮的天地，
無窮的希望。

黃 昏

黃昏，河邊的小城，
山峰連着山峯，
烟雲蓋着烟雲，
一陣軍笳從山谷那邊傳來，
和着四野的秋聲，
葉落紛紛！

秋風過處，
蘆葦叢裏，
蕭蕭颯颯的哀吟起來，

秋的清怨，
開始爬上旅人的心弦！

夢

無聲的來了，

又無聲的去了，

四年長的夢，

何曾有一天開花的日子！

像這樣煙霜滿地的寒夜，

蟲聲四起的荒山野店，

惟有你來和我相親！

可是，你所帶給我的，

却是故鄉一副憔悴的顏面。

一夜風霜摧殘了梧桐落葉，
我穿過水彩畫般的秋山，
又重登了我孤零的旅程，
旅夜的夢啊！
你又隨着山脚的小河，
嗚嗚咽咽而遠逝了！

秋 思

離別的日子，

像一串重重疊疊的淚珠，

清秋的早晨

看梧桐葉下簌簌的露水，

猛憶起當年慈母的老淚。

秋林蕭疏，日日瘦了，

那江上的寒煙，

是連年的鄉愁所織就的嗎！

山窩，黃昏，茅舍。

獨聽寒蛩開始哀弔旅居的秋夜！

十年前

十年前，

我提着一張無弦琴，

踏遍荒漠的原野，

我歌唱，

壓沙的黑夜的聲音。

你說：回去吧！

回去，在故鄉的草地上，

開看晚來自由來去的雲霞。

我說，不，等着吧！

等着看灰色的原野，
在雨後開出一朵花。

十年來，

大雷雨，大風沙，

你說：苦！你怕？

我說：苦，是的，

但不要緊，

我還沒有聲沒有啞。

十年後，

我持着勝利的旗子，

除了此，我手中空無所有，
寥落的庭院，破爛的棹椅，
我愁聽小鳥們的啁啾！

你說：勝利了，
回去吧！

回去坐在溫軟的沙灘上，
看海波迎風歡躍而微笑，
我說：是的，回去，
應該是回去的時候了，
但我沒有翅膀，
海又茫茫路又迢迢，

無弦琴早已沒有聲音了，
勝利的顏色又已枯焦，
偏是悲慘肅殺的秋天，
且忍看羣鬼亂舞亂跳。

秋風海上

海！母親！

無恙！無恙！

久違了！

八年長離亂的日子，

是一串綿長的淚珠，

八年長的憂鬱，相思，

這刻却從何處訴起！

海！母親！

無恙！無恙！

海的兒子們，
乘着勝利的翅膀回來了，
無恙！無恙！
你綠色的胸脯，
綠色的眼睛，
映着藍的天，秋天的太陽，
依稀當年那番慈祥。

人事太匆匆了！
幾如前波後波的追逐，
久別重逢的兒子，
又將從母親的懷中離去！

秋風，吹掀起海上的波濤，
波濤發出沉雄的吼聲，
我披着十年江湖的風塵，
又開始奔赴數萬里的長征！

海風吹進我的襟懷，
波濤在腳底下翻動，
船兒北去，鴈行南飛，
望裏雲山步步遠了
禁不起心上的怔忡！

站在甲板上，

藍色的雲天在我的頭頂，

我在云天與波濤的中間，

唱一個無聲的悲歌，

海風吹散了我的頭髮。

四顧蒼茫，船兒前進，

我向着遠方的南方，

——十年前的一切，

——十年後的一切，

祝福！祝福！

三五、秋，北行船次

過山海關

八月浩蕩的海波，

洗不淨十四年的腥風血雨！

關前一場殘夢，

訴不盡十四年的花落鳥啼！

天蒼蒼，

野茫茫，

長城如帶，

關河似鎖。

又是秋天了，

風木蕭蕭，
陰雲四蓋，
海風掀起大波。

小鳥們唱着勝利的歌曲

小鳥們帶着黎明的喜訊，

唱着勝利的歌曲，

由那漫漫的黑暗唱到光明。

可憐！不幸的小生命！

又帶着黃昏的疲倦與寂寞，

由光明唱入漫漫的黑暗了！

四月天，乍晴乍雨的季節，

東風剛吹散陰溼的雲層，

太陽含着眼淚爬出來，

可憐！這僅有的霧光！
又給一陣瘋狂的急雨，
把她送到深深的雲層裏去了！

夢像夜一樣長

夢像夜一樣長，

夜像夢一樣長，

夢也未曾開花，

草木也未曾開花，

春天也未曾開花！

但冬天明明過去了！

夢像夜一樣黑，

夜像夢一樣黑、

夢還未曾溶化，

冬雪還未曾溶化，
冰天還未曾溶化，
但春天明明來着了！

教人如何歸去

河流也結冰了，

海港也結冰了，

渤海的咽喉，

遼東半島的港灣，

都結冰了，

教我們如何渡河？

如何跨海？

如何歸去？

公路也埋在雪裏了，

鐵路也埋在雪裏了，
山海關之雄，
萬里長城之險，
都埋在雪裏了，
教我們如何渡關？
如何越城？
如何歸去？

關外的原野

嚴冬，關外的原野，

連到一根含翠的草都沒有了，

連到最後的溫暖也消失

風雪奏着悲慘的交響曲

新芽也有他再生的春天，

雖則這刻木葉都已落盡了，

層冰也有他融解的日子，

雖則這刻河水都已凍結了。

原野終日唱着荒寒的哀歌，
只有那一身重負的騾子；
是唯一勤苦的勞動者！
只有那一羣白色的羔羊！
是真正溫暖的兒子。

爐 火

夜，帶來風雪，
唱着 一曲悲歌，
電燈 整個熄滅了，
屋裏 只有這可親的爐火。
他 大胆的在黑暗裏：
噴出熱，
噴出聲，
噴出光，
夜 似乎也還不至於死寂，
從 玻璃窗裏透進一點光，

雪的光，

星星的光，

但仍舊那樣怯懦，迷茫，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時刻，

只知道明明春天已到了。

而這寒冷的地帶，

春天的夜，

還在零度下掙扎，

還在廣續着憂懼的哀歌。

夜的翅膀，

一邊是神秘，

一邊是懷愴，

爐火裏說話

要說一個溫暖的希望。

塞上之春

春來了，
寂寞的塞上，
是個慘淡的飢餓之春呀！
風雪迎着風雪，
陰雲蓋着陰雲，
愁厭厭，
醉醺醺，
是個未活的僵屍！
還是欲死的靈魂！
春來了，

姍紅不上桃李，

嫩綠不着柳梭，

太陽剛放亮又給陰雲遮蔽了，

東風一度又是雪片紛披了，

抑鬱已久的人們的心，

正像那未解凍的氷河，

無可排遣的人們的怨恨，

正像那滿山遍野的積雪，

零點以下的天時，

零點以下的一切，

一切在蠕動，

在低訴，

在哭泣，

不晴不陰的天宇，

濛濛，

濛濛迷，

冷凄凄，

繃瑟瑟，

只有呼吸，

有言語，

春啊！

你塞外的悲苦之春呀！

悄悄的來而又悄悄的去！

我飛起

我飛起，

我雲遊，

幻夢的雙翼，

在透明的月光下，

把我送進神秘的搖籃，

我像流雲一般的來去，

煙草對我說了一聲夜安。

驟和馬

一五四

驟子被蒙起雙眼，
終日在磨房裏打轉，
而看不到自己所走的路線。

馬兒奔馳萬里，
永遠給主子鞭策，
而所走的並不是自己的路子。

短 歌

秋天是完全屬於詩人的，
她淌着淚號哭而來，
帶着生命的沉哀。

又將是悲慘肅殺的日子，
塞草已由衰黃而變枯，
西風下，忍聽悼亡的野哭。

爲避寒而遠去的

南征的歸雁，四顧蒼茫，

何處是你們底溫暖的故鄉？

他們和你們

他們走他們的路，

你們走你們的路，

他們指東，

你們指西，

我們走向那裏去！

他們說獻糧，

你們說征糧，

他們抓壯丁，

你們要帶兵，

我們的糧沒有了！

我們的兒子沒有了！

他們要清算，

你們要捐稅，

清算似虎狼，

捐稅似蚤虱，

我們真活不下去了！

他們來了，

不用你們的鈔票，

你們來了。

你們不用他們的鈔票，
我們的鈔票都沒有了！

他們走了

要我們毀門拆窗，

你們來了，

要我補路修橋，

我們的勞力太冤枉了！

他們來了，

硬說我們是罪犯，

你們來了，

又說我們是流匪，
我們的生命太浪費了！

風砂的季節

塞外的春天，

大地剛戰勝了寒冷，

河水剛潺潺地流，

草芽剛露一點青，

風砂的季節又來了！

風砂的季節，

人們都閉着眼睛走，

畜類都蒙着臉孔走。

風，夾着砂，夾着石，
向大地的人們撲過，
迷濛濛的一片，
我看不見你，
你看不見我。

你的臉孔，
我的臉孔，
吾類的臉孔，
都是塵埃，
連氣管裏都是塵埃了！

風砂裏，

白色變成灰色，

紅色變成黑色，

連暗淡的太陽也變色了！

風砂裏，

汽車匆匆地走，

馬車，自行車匆匆地走，

步行的人們驟馬們匆匆地走，

連河水峰巒都匆匆走了！

我在路上走，

這石砌成的河堤，
好像要崩塌下來，
這慣走的道路，
今天好像變了樣，
風砂好像要整個吞沒了我。

那古塔，那棒錘山，那寺廟，
在風砂裏搖搖欲墜，
好像過最着後的日子。

「吁——吁……」
風砂吹着尖銳的哨子，

掠過城市，鄉村，
掠過塞外無邊的荒野。

動亂的夜

莊家的夜，
疑惑，
掠奪，
淫蕩，
殘殺，
構成了黑色的恐怖。
犬吠，
槍聲。
雷筒的閃爍，
由遠而近，

又由近而遠，

莊子裡的燈光全滅了，

他們都不敢入睡，

大媳婦躲到毛房裡，

小阿三穿進婆婆的褲襠，

像一隻瑟縮的小老鼠，

婆婆一面默念阿尼陀佛，

一面却痛念昨天被搶走的

牲口和小米，

黑色的恐怖，

把他們矮陋的茅舍壓得低低了，

他們戰慄得不敢說話，

不敢睡覺，
他們守着夜，
守着黑暗，
守着冷寞，
提防第二次的槍聲，
第二次的犬吠。

偶 像

廟堂塌下來的時候，
偶像的金身粉面全非了，
享盡人間香火的聖靈們
你的軀壳不過是一些朽木與爛泥！

麻醉、流浪、沉淪

喝一杯苦酒吧！朋友！

這裡沒有善惡，

沒有是非，

沒有貧富，

沒有智愚，

一樣的統統受罪。

盡情地喝一杯吧！朋友！

今朝還不知明天的生命，

身外的一切有何顧惜！

也許，等到明天，

我們什麼都完了！

把僅有的牲口賣去，

把儲存的糧食賣去，

換來的酒肉，

大吃大喝，陶醉吧！

朋友！只有今朝，

今朝是我們的。

把下蛋的母鷄吃掉，

把來春的谷種吃掉，
得享受時且享受，
到挨餓時且挨餓，
是嗎？朋友！
橫豎明天的這些東西，
都不是我們的。

祖宗的坟墓沒人要，
土地房舍沒人要，
啊呀！
都喝光了！吃光了！
朋友！我們走吧！

我們趕緊離開

這陰森森的鬼家鄉吧！

走吧！朋友！

在風霜下走，

在冰雪中走，

在風砂裡走，

閉着眼睛走吧！

啞着嘴巴走吧！

聾着耳朵走吧！

反正沒有我們的路！

朋友！往那裏走？

路愈走愈模糊了，

愈模糊愈遠了、

瘦病的孩子誰要哪！

破爛的東西誰要哪！

朋友！

什麼是飢餓？

什麼是死亡？

怎樣叫可憎？

怎樣叫可怕？

朋友！我們走吧！

何處是我們居停的地方！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四日初版

冊數

一——二〇〇〇

版權
所有

著者 凌 廻
發行 長城出版社
印刷 熱河省救濟院印刷廠
定價

總經售

長城出版社

分銷

熱河省各書店
北平 天津 南京 上海 廣州 各書店

7752

341416